



大沙河民谣选录

辑/许砚君

清咸丰元年(1851)旧黄河在丰北岸决口后,丰、沛成为泽国,百姓苦不堪言。直到新中国初期,丰县大沙河畔黄沙满目,一片荒凉。今天丰县黄河故道流域花果飘香,人民安居乐业,但旧时流传的民谣,是黄河故道决口成灾后人民生活疾苦的真实写照,特辑录此。

风起三尺沙,
沙堆埋庄稼;
只长茅草不打粮,
年年岁岁闹饥荒。

起风三尺沙,
沙土埋庄稼,
一片盐碱白花花。

风沙不把人情留,
打罢麦穗大谷头,
哥嫂逃荒外乡去,
爹娘吊死在大梁头。

故道两岸白茫茫,
荒滩盐碱不长粮。
半年糠菜半年粮,
挑儿领女去逃荒。

六座楼人真是苦,
大人小孩刮盐土。
会刮的刮点盐,
不会刮的刮点卤,
喝了卤水命更苦。

无风沙飞扬,
有风沙更狂。
盖天蔽太阳,
庄稼全打光。
四季闹灾荒,
无饭吃,
无衣裳。

背老携幼逃外乡,
死的死来亡的亡。
生死线上熬断肠,
这种苦日子,
啥时能变样?

春风不过响,
过响呜呜响。
地上落细雨,

天空搅浑汤。
春天旱风刮,
沙丘乱搬家。
行人难通过,
草木被沙压。

黄河故道阴气重,
八月十五黑咕咚。
天上无云下大雨,
树梢不动刮怪风。
石头刮得绕天转,
水井路西挪路东。
茅草庵子挪十里,
兔子都敢咬死鹰。

一阵风来漫天沙,
千里故道无庄稼。
春色绕道鸟不下,
就连兔子也搬家。

一月青,
二月黄,
三月重耕种高粱,
到秋收,
还是只见黄沙不见粮。

月娘娘,
亮堂堂,
家里被淹来逃荒,
前面挑着破棉袄,
后面担着烂条筐。

沙土国,
白茫茫,
只长茅草不产粮,
一场风沙起,
庄稼被打光。

面缸一层沙,
庄稼被打瞎。
走路难睁眼,
张口沙打牙。

一场风沙起,
遍地一扫光,
一年辛劳半年粮,
携儿带女去逃荒。

大沙河波连波,
百姓泪水比沙多,
一半黄沙一半茅,

风起黄沙埋住锅。
盐碱地,
花狗脸,
种一簸箕打两碗;
一把铲,
一口锅,
铲茅熬盐过生活。

头等人家卖骡马,
二等人家卖长工,
三等人家没啥卖,
手拉儿女到街中。

微风三尺沙,
黄土埋庄稼,
老汉活到六十八,
吃下的沙土能埋他。

穷包庄,
穷包庄,
一片盐碱带沙荒,
夹河临洮府,
食城包家庄——雁过拔毛。

爪钩把,
磨手心,
一年到头刨茅根,
茫茫风沙不见人,
东南西北也难分。

打席的睡光床,
泥瓦匠没住房,
锻磨的手冰凉,
织布的光脊梁。

风沙不把人情留,
打罢麦穗打谷头,
哥嫂逃荒郟城去,
爹娘吊死在梁头。

汛期暴雨沟河满,
平地积水能行船。
水土流失冲沟多,
雨过天晴河道干。
大风刮起沙迷漫,
花白碱地立苗难。
洼地涝渍禾不长,
干旱季节吃水难。

龙头渊子水汪汪,
龙身沙河沙茫茫。

种下禾苗难生长,
一年到头四季荒。
穿无衣,
吃无粮,
住无房,
卖儿卖女去逃荒,
饿殍遍地在道旁,
叫人心悲伤!

飞沙流沙带沉沙,
不毛之地饿死羊。
轻风吹动如流水,
平地似波浪。
大风飏起沙怒吼,
长空卷昏遮日光。
黑风头,
黄凤尾,
怪声连天响,
把人刮到月宫上。

苦干加巧干,
沙荒变果园。
点灯不用油,
犁地不用牛。
走路不小心,
苹果碰了头。
扒草屋,
盖瓦房,
床头安上玻璃窗,
打开收音机听二簧。

手,手,手!
回家探亲看朋友,
不敢伸出我的手。
插在口袋里,
藏在身背后。

英明共产党,
把俺来解放。
创建新果园,
征服旧沙荒。

栽果树,
育苗木,
植树造林千万行。
风虽起,
沙不扬,
果实累累粮满仓。

